

摄影家参考丛书

摄影家 西游记

一位影像工作者的旅行手札



中国摄影出版社

(台湾) 阮义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摄影家西游记 / 阮义忠著.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4.4

ISBN 7-80007-690-3

I. 摄... II. 阮...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375 号

书 名: 摄影家西游记
作 者: 阮义忠

责任编辑: 魏长水

装帧设计: 金骑士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摄影出版社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发行部电话: (010)65136125 邮编: 100005

制版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32 开 889 × 1194mm

印 张: 6.5 印张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ISBN 7-80007-690-3/J · 690

定 价: 26.00 元

本是他人嫁衣裳

写在《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出版之前

（代 序）

对于阮义忠，大陆摄影家颇为熟悉。早在1988年，他本人的第一本著作——《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就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介绍给大陆读者。此书是第一本台湾摄影家的简体字版著作，因而颇受关注，尤其对大陆年轻一代摄影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和“摄影家丛书”的主编，我不想再赘述书的特点及影响，只想借《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即将出版之机回顾一下本出版社与作者阮义忠的合作缘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中国大陆出版界开始与海内外同行进行出版合作，纷纷引进版权。与此同时，“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创立，许力以先生出任会长。中国摄影出版社是发起单位之一，为当然理事。促进会主要的工作是每年举办一次版权贸易洽谈会，吸引了国内大部分的出版社参加，港澳台出版商非常活跃，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也不例外。参展商带来最得意的样书，可谓盛况空前。然而，面对这些图书样本，遍寻之后，却感觉没有一本像样的摄影方面图书。无奈之下，我又请北京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选择购入一些港台版的摄影新书。

坦率而言，19世纪的后50年间，摄影艺术的出现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乐趣和享受,但也走了很长很多的弯路,世界上的大部分摄影家糊里糊涂的在模仿着绘画。直到20世纪50年代,摄影才逐步走出西方绘画主义的阴影。1955年美国举办了“天下一家”(THE FAMILY OF MAN)具有浓郁人本主义色彩的大型影展,接下来到世界十余个国家巡展,轰动一时,观展人数在30万人次以上,被摄影史学家认为是摄影艺术时代的里程碑。5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仍然受着港澳摄影的影响,沙龙味的作品(其实是承袭欧洲旧画意主义风格)在影展中仍行其道。而那些或以激情、或以智慧、或以血肉之躯赢得大众尊敬的摄影家,如尤金·史密斯、凯蒂·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真正可称为大师的摄影家,国内读者却知之甚少,不知其名就更谈不上知其风格了。

1987年,我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样本室看到了台湾雄狮版的《当代摄影大师》,不觉眼前一亮,感到是当前大陆年轻读者最需要的摄影文化方面的读物,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唯一的样本,很快列入了出版选题,并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摄影家参考丛书”。

《当代摄影大师》原由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据我所知:“雄狮”的老板李贤文先生是位慧眼的出版家,主政期间不断推出的美术书籍和他主办的《雄狮美术》杂志,不仅在台湾,就是在大陆的文化界也颇有人缘。关于《当代摄影大师》的作者阮义忠,当时我并不了解,只是后来断断续续得知:这位仁兄,生于台湾宜兰县农村,小时生性顽皮,据说还逃过学。长大后久经历练大有出息。除了《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等文字著作外,还出版有《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等五部摄影集,是继张照堂之后在台湾可挂“头牌”的摄影家。他太太袁瑶瑶女士是台湾作家袁琼琼之胞姐,法文不错,阮义忠的很多著作都得到她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出版业的合作刚刚开始,该书一时无法取得正式授权,尽快出书的唯一可变通的办法,是将应付的作者稿酬及新版样书存在专门面对台湾的大陆版权代理机构。于是紧锣密鼓,根据大陆的实际情况重加编排,又请书籍装帧家张慈中先生重新设计了封面,出版后果然一炮打响。不久李贤文先生来北京,顺道与中国摄影出版社追签了正式合同,取走版

税。此事告一段落。作为书的作者，阮义忠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与出版社直接接触。不想1989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暴淑艳小姐的电话，告知阮义忠陪岳父回大陆省亲，人在北京，很想到中国摄影出版社拜访。出乎意料，这次会面却促成了双方以后十几年的愉快合作。

阮义忠的那次北京之行，多少改变着他的生活轨迹。当时正值中国美术馆举办巴西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专展，百十幅原作使他过足眼福。他既惊讶又羡慕北京能举办这样高水平的展览，因为萨尔加多是他最赞赏的当代摄影家之一。再一个发现是展厅内中国摄影出版社的售书摊位上赫然摆放着出版不久的简体字版《当代摄影大师》，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陆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还使他兴奋的是，与这本书并排摆放的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他认为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只是用的纸张材料过于一般。

接下来与这位台湾同胞兄弟的会面是非常简单而务实的，大家一见如故，直截了当地谈了很多合作计划。阮义忠表示想在台北创办一家专门出版摄影书的出版社，如能取得授权的话，愿意将《中国摄影史》作为第一本书出版，并许愿把它印得漂漂亮亮。兴奋之余，他甚至于已想好出版社的名字——摄影家出版社——可能因为《当代摄影大师》被列入“摄影家”丛书的缘故吧。对事先未知大陆出版他的著作，他却显得不以为然，谓之为“先上车，后打票”而一笑了之。半年以后，这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摄影家、台湾小学生人人必读的摄影读本作者、没受过高等教育却站在大学讲台上授课的老师，从此又多了新的头衔——台北摄影家出版社和台北《摄影家》杂志、《影像》杂志总编辑和出版人，他的太太也最终放弃了从事多年的摄影器材贸易，而一心一意的跟着先生做起了出版。社址在台北重庆南路，门牌是61号。

1990年春，第三届中国版权贸易洽谈会在深圳举行，阮义忠作为中国摄影出版社邀请的客人参会。我把当时正在编《现代摄影》杂志的李媚介绍给了阮义忠，两人谈得很投缘，那天是我的同学摄影家胡颖辉先生做东吃便饭。以后，李媚作为《摄影家》杂志的顾问，推荐了很多大陆摄影新人的作品。

中国摄影出版社继《当代摄影大师》后，又陆续出版了阮义忠的《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摄影大师对话录》。前年11月我随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团去台湾，又拿到了《摄影家西游记》、《面对摄影大师》两书的出版授权，至此，敝社网罗了阮义忠独立成书的全部著作。礼尚往来，“摄影家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中国摄影史》、《A·亚当斯论摄影》等大陆学者的专著。

今年初，我与好友台湾的庄灵兄通电话。庄灵和阮义忠曾是“汉声”同事，往来密切。庄灵告诉我，义忠夫妇皈依佛门，全力以赴从事“慈济事业”，其实他们俩近年来一直食素我是知道的。

不久前，收到了寄来的新出版的《摄影家》杂志。杂志的前言中谓之：由于何因，今后将不定期出版云云。我不禁想起，当初我曾问过义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一心一意做出版，他说，我试做过很多的事都没有办成，命里注定只能做杂志。我又想起了西方社会出版业内常说的一句话——要想让谁破产，就劝他去办杂志。以我所知，为了把《摄影家》办成一流的摄影期刊，他们夫妇几乎填尽几十年的积蓄。

我仿佛记得若干年前，和阮义忠闲谈时随便说起李贤文先生放弃了火火爆爆的《雄狮美术》激流勇退时，当时似乎谁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义忠毅然放弃了他钟情的《摄影家》杂志，而立志“普渡众生”，我不禁为之惋惜。转念而思之，若用《心经》上之语：是故空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但愿我们将出版的《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该不是他在影艺坛上的谢幕之作罢。

陈申 于北京
2004年4月20日

目 录

作者自序.....	1
卷一	3
游乌帖拉.....	5
游塞维拉.....	23
游河内.....	45
游达卡.....	61
立陶宛.....	85
卷二	125
忆土鲁斯.....	127
阿尔国际摄影节记行.....	147
再访巴比雅报道摄影节.....	179
后 记.....	199

作者自序

阮义忠

在我的写作经验当中，要以本书的八篇游记最为急迫。原因是：这些于《影像》杂志连载的文章，都是在即将付印前才写出来的。身为总编辑的我，虽然掌控着截稿期，但那阵子是我编务最忙的时日，我们两个月要出版三期杂志，一期《摄影家》、二期《影像》，所以写稿的时间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稀少难得。回想当时的写作情景，还真是捏好几把冷汗。

“再访巴比雍报道摄影节”是在这个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法国乡间的小旅馆写成的，由我口述，太太打在电脑上，连续赶了好几个夜晚才完工的。我们会如此卖命的缘故是：一回台湾杂志就得立刻上机印刷，否则来不及出刊，容不得我们耽搁片刻的。

其他篇游记虽没如此紧迫，可以坐在台北的办公室完成，但也经常是回国第一件要处理的事。那一阵子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

人的压力越大似乎效率也越高，每一篇虽然都是抢时间完成的，但写作的乐趣也相形的加大。因为都是有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着写着，我和太太两人似乎很快就神游在异国情境当中。旅行才刚结束，我们就又故地重游，这种滋味还真甜蜜，尤其是双双对对。

很可惜，由于《影像》经营不善，编辑方针从月刊改成双月刊的专题取向之后，《摄影家西游记》的专栏也停掉了。不久，双月刊出了六期专号之后，《影像》就宣布停刊。之后的这些年来，我和内人虽然照例经常出国旅游，但由于没有发表的诱因，也就失去了写作的念头，《摄影家西游记》就此成为绝响。

这些文章是从1994年11月份的第八期《影像》杂志连载至1995年10月号第十九期为止。这八篇游记都有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围绕着摄影文化的大圈子打转。我们会造访一个地方，并不是看上当地的景色，也不是为当地的美食；而是因为那个城市有一位我们想见的摄影家，或一所著名的摄影机构，或正在举行摄影节、研讨会……等等。因此，这些游记也有另一层意义：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当今国际的摄影潮流走向。希望，读者在揽卷卧游之际，亦能体会我的用意。

最后，祝大家不只以卧游为满足，赶紧拟定计划，安排行程，收拾行囊去参加那些摄影节，去看那些不能错过的重要摄影展场。

祝 千禧年大家心想事成！

——2000.1.20



空空荡荡的乌帖拉火车站月台，在西班牙南部的阳光下，显得清澈透底，仿佛连人迹也被蒸发了。（阮义忠摄于1994）

游乌帖拉

访《PHOTOVISION》主编殷纳修·冈萨雷斯

孤独之狼

有位我特别偏爱的西班牙摄影家曾经在一封信上告诉我“在我的国家，我觉得很寂寞。整个西班牙可以和我谈摄影的人，只不过两、三位而已！”像这一类的话我们倒不是第一次听到。比方说，有另一位朋友就曾经把摄影家比喻成孤独的狼——彼此互不来往，只会对着远方嗥叫！

在没有跟这位寂寞的摄影家会面之前，我们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自视极高的人。可以和他谈摄影的这两、三位西班牙人，当然不会是泛泛之辈。这回他专程赶到土鲁斯（Toulouse）来看我在水之堡摄影美术馆的展览，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方式比我想像得还要孤独，他的自视比我原来以为的还要高。

当他知道我们下一站要去西班牙的塞维拉（Sevilla）时，恳切的告诉我们：“有位朋友你们一定要认识。他就是整个西班牙能跟我谈摄影的那两、三个人之一：西班牙最好的摄影杂志《PHOTOVISION》的现任主编——殷纳修·冈萨雷斯（Ignacio Gonzalez）！他家和编辑部就在塞维拉近郊的乌帖拉（Utrera）。”

欧洲诸国间的铁路系统四通八达，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无论人在那一个国家，稍微转一下车，总能到达在另一个国家的目的地。一位法国朋友建议我们一个最具经济效益的方式：傍晚从土鲁斯坐火车到波尔多（Bordeaux），转 TALGO 卧铺车到马德里时是第二天早晨；花一天参观 [普拉陀美术馆]（Museo Prado）里的西班牙国宝，晚上再搭快速火车 A.V.E.，

两个半钟头就可以到塞维拉了。

我们以前没有坐过卧铺夜车，光是尝尝鲜就足以构成采纳这个行程的理由了。订票时发现，如果太太和我想要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得坐头等舱，否则二等舱的规矩是四个人一间，而且男、女乘客必须分开。我们为了省将近一倍的差价，当然得坐二等舱。到波尔多时已是深夜，空荡的月台上，等着转车到马德里的乘客不多，可是已经听得到有人在用西班牙语交谈，一份新的异国情调已经提早在召唤我们了！

同厢异梦的过客

一上车，在不同的车长带领下，太太和我分道扬镳，从此八、九个钟头内，各有各的际遇。少了太太在身边，不谙外文的我凡事只能猜个三、四分。和我同车厢的两位男士，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美国人；两个人用英文沟通，叽哩呱啦、满有话讲的。我不开口，没人会打扰我，就乐得保持东方人的神秘、闷着头睡我的觉。后来听太太说，和她挤一间的是西班牙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如此亲近地同室而眠，只因为大家同是过客。

天际乍现曙光，男士纷纷爬起来走出厢房，有的吸烟、有的欣赏窗外的景色，窄窄的过道站满了人。女乘客那边，据太太说，忙着梳洗化妆的比较多！

到塞维拉的火车是由马德里的另一个火车站“阿托查”（Atocha）发车。两个火车站各据马德里的两头，从此站到彼站的一路上，我们也勉强算是对西班牙的首都有了匆匆一瞥的印象。“阿托查”火车站据说是为了几年前塞维拉举办“世界博览会”而兴建的，气派非凡，比一些国家的国际机场都还要登样！

车站入口是整座建筑的最高处，进门走几步就可俯瞰下方几十公尺、整个被挑空的巨大中庭。目光所及之处，长方形中庭的正中央居然是占地甚广的一片绿油油的热带植物园林，半空中还烟雾迷漫地飘洒着人工制造的水蒸汽，一时之间让人对室内、室外的印象有倒错之感。在那热带园林之外，散置着许多露天咖啡座；要不是每桌客人身边总有个一、两件行李，我们几乎要以为走错地方了。在这里，所有火车站该有的设施，如购票处、行李托运处或存放处、书报摊、甚至剪票口，月台和火车都一概看不到。原来，所有的办公处和店面

都很巧妙地被隐藏在中庭四周的外围建筑。一切繁忙的景象都被悠闲舒适的空间给冲淡了。这座建筑一定是出自大师手笔，他的想像力真让人佩服！

买好票、寄好行李、享受过热带园林旁的第一餐西班牙早点后，我们兴冲冲地上了一部排班的计程车，告诉司机我们要到普拉陀美术馆。司机一脸狐疑，问了我们两、三遍：[Prado? Museo Prado?] 才不情愿地上了路。原来美术馆只离火车站一条街；排班老半天碰到我们这种不认路的观光客，实在是够倒霉了！

西班牙艺术的灵魂

普拉陀美术馆真没白来！西班牙的艺术灵魂——维拉兹格（Diego Rodriguez de Silveira Velazquez）德戈亚（Francisco Jose de Goya）两位大师的旷世巨作绝大多数都珍藏于此。几世纪下来，这两位画家影响了几乎西班牙的所有艺术家，摄影家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所知道的西班牙摄影家，在谈到自己所受的影响时，多半提到这两位画家，而非其他摄影家。

普拉陀美术馆的收藏品极为丰富，可是面积并不很大，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所有展出作品从容的浏览一遍。而且，有些出版社专门为世界各大美术馆出版“快速导览”手册，书名常为〔某某美术馆一百幅名作〕等，让性急的观光客在最短的时间内欣赏到该馆最好的典藏品。馆内的参观者几乎人手一册这种小书，可以想见速食文化已经无所不在了！

离开美术馆后，时间距离火车离开的时间还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沿着街头慢慢地逛。世界各国的都市其实都大同小异，具有类似的国际性格和消费模式，走着走着，我们不免开始想像塞维拉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说，塞维拉是西班牙的“心”……。塞维拉的人最知道怎么样生活……。盼着、盼着，终于上路起程了。

马德里到塞维拉的直达快车A.V.E.又让我们开了眼界。整个火车里外都亮晶晶的，速度很快但极为平稳舒适。车厢里面的设计十分的高雅，每个沙发座都有台灯、每隔几排座位的走道上方有电视、每节车厢甚至还有年轻漂亮的随车服务小姐；而我们坐的还是二等车厢呢！比起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所坐过的火车，这一趟算是顶豪华的火车之旅了；实在



马德里新火车站的设计令人惊艳不已，才一进站就如同踩在热带雨林中，连湿气都迎面而来。
(阮义忠摄于1994)

感觉不出西班牙是所谓欧洲经济比较不振的国家。

电视上播完一部长片后，塞维拉也快到了；电视节目换成介绍塞维拉的影片，让乘客对即将要造访的城市先有个概念。旅游书上说，任何人到塞维拉两天就会被这个城市同化；我们光是看了这个影片，心里就知道书上说那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关于塞维拉的种种，我们会在《摄影家西游记》的第二回中详细道来，现在就直接跳到乌帖拉的部份吧！

无观光客之城

“要去拜访 PHOTOVISION，一定要趁玛丽亚在的时候！”朋友特别交待，因为殷纳修·冈萨雷斯只会说西班牙文，但他的秘书玛丽亚·嘉洛芙洛 (Maria A·Garoffolo) 是已经嫁给西班牙人很多年的美国人，也是贡札列太太的亲戚。没有玛丽亚当翻译，我们就傻眼了！

从电话里就可以感觉玛丽亚热情开朗的个性。她很兴奋的说，大家都在等我们，商量是要开车来接我们呢，还是让我们坐火车去。我们选择了后者——旅行总是要探险才有乐趣嘛！约会是晚上六点，可是我们一早就起程了，准备在乌帖拉好好地逛一逛！经验告诉我们，先认识一个人的生长环境，就能够更认识这个人！

从搭车的火车站可以感觉这是条铁路支线；车子离站不久，窗外景色越来越荒凉，途经的各个小站都显得人烟稀少，房舍零零落落、不成市集。车越走越让人好奇，乌帖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半个钟头以后，终于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月台，如果不是 Utrera 几个大字挂在上面，我们还不肯下车。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告诉我们，这是个绝对没有观光客的地方，而这也加深了我们探险的兴味。

火车站前有一间小酒吧，酒吧里有些人。此外，左看右看，整条街就没有其他店面、也没有其他人迹了！感觉上好像走进电影里的一个很奇特的场景。酒吧门口一张小桌子旁围了四个人在赌博；牌的玩法看起来很像麻将，可是牌面的花色又像牌九。这几个人对我一个陌生的东方人举起相机打扰他们，不但没有防戒之心也没有不悦之色。放下相机时我知道，我们来到了一

个出奇友善的地方！

朝着火车站正前方走，就会到达市中心——这是几乎错不了的！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再顺着方向试试运气。这里的房子大多漆成白色，配着红瓦、加上顶上蓝的化不开的苍穹，举目所见都像梦境。乌帖拉实在是够小了，不过一个钟头左右，我们已经把市区绕了一圈。这个时候刚过正午，几乎家家店面和办公室都关着大门。走近一看，下午营业时间多半写着六点到十点，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 PHOTOVISION 提议在六点见面了。这里的作息比起西班牙其它地方，显得更闲散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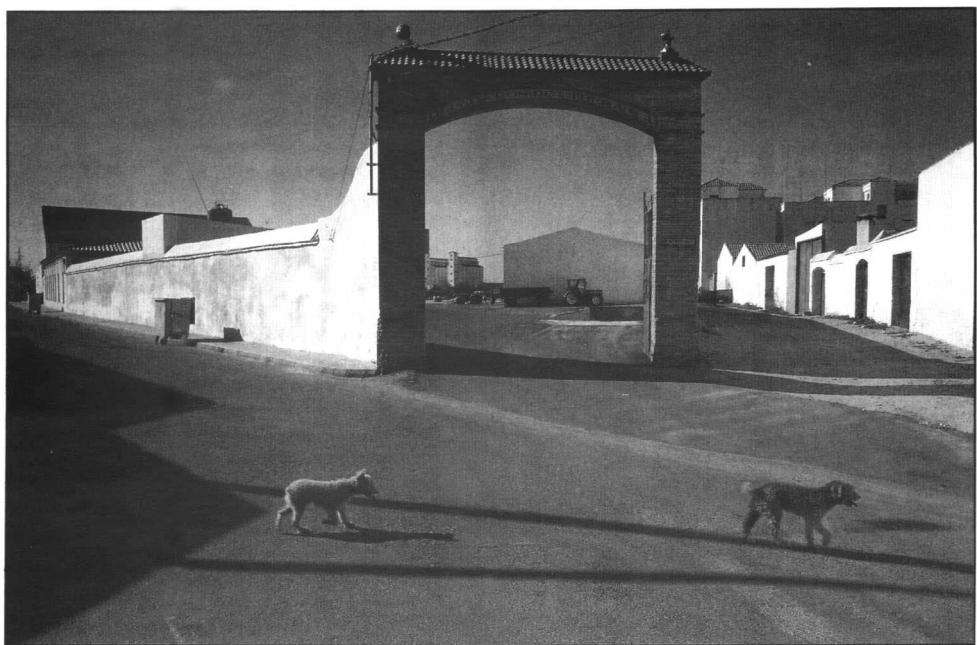
街上半个人影也没有，所有的人大概都在睡午觉吧。东走走，西晃晃，唯一在营业的两家小餐厅，我们都去打发过时间了。几天来我们已经养成随时随地享受西班牙小菜的习惯，我们点了醋浸鲤鱼、生火腿和红酒配面包当午餐，一看帐单，吓了一跳！同样的食物，价钱居然不及塞维拉的三分之一，小镇的纯朴可见一斑。

红酒入口容易，喝多了后劲也强，逛完当地的两处古迹后，烈日当空之下，我们再也无法支撑，坐在广场阴凉处的石椅上，两人居然就那么地睡着了！醒来后深感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安排的有道理，人在这种气候下，的确应该放慢节奏地过日子。

冈萨雷斯府的大宅院

睡完觉，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沿路走向特里亚尼拉广场，远远就看到一位相貌斯文、微微发福、穿着旧牛仔裤和衬衫的中年男子在前面踱方步。看到我们，他满脸笑意地迎上前来，困难地说：“密斯特、弯（阮）一宜（义）一庸（忠）？”。握手时，他那厚实的手心和力道，都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情和坦率；照面之下，殷纳修果然就让人有一见如故之感。原来他怕我们找不到地方，老早就在街角守候着。玛丽亚还没到，而他的英文比我的还生硬。他一边带着我们往前走，一边跟我们比手划脚的讲些西班牙话。见我们听不懂，他急起来，双手张开举向天空，直摇头：“玛丽亚！玛丽亚！”

殷纳修领我们进了一间旧式宅院，穿过一间高敞的中庭，登上一座老式回旋楼梯，来到二楼的会客间。光是进门上来的一路所见，就可以知道这



夏日午后的乌帖拉，所有人都在睡午觉，这个小镇如同死城般的没有半点声息。直到晚上6点，店家开门营业，乌帖拉才又活了过来。（阮义忠摄于1994）